



守望，为了这片净土

世界第三极——可可西里生态保护纪实

7月7日，波兰克拉科夫，第41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可可西里跻身世界自然遗产。地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可可西里，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被称为世界第三极。这里究竟有怎样的独特魅力？这是一片充满生机和灵性的土地。藏羚羊、藏野驴、棕熊等野生动物在此肆意奔跑。这背后，是一代代可可西里人前赴后继，克服常人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保护和守望着这片净土，谱写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英雄赞歌。

生态热土

“在可可西里，你踩下的每一个脚印，有可能是地球诞生以来人类留下的第一个脚印。”这片4.5万平方公里的广袤“无人区”，被称作“万山之祖、千湖之地、动物王国、人间净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生态坐标。

可可西里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最高达到6860米。她所在的三江源，拥有青藏高原上最密集的湖泊，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被誉为“中华水塔”，孕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南半岛悠久的历史文明，是十几亿人民的生命源泉，对中国乃至亚洲的生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年平均气温低于零摄氏度，最低气温有时可达零下40多摄氏度，氧气含量不足平原地区的一半，这里被称为人类生命的禁区。

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孕育出了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可可西里有230多种野生动物和202种野生植物的伟大珍藏，成为世界上令人叹为观止的生物基因库。

可可西里的生态极为重要，同时又极为脆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人员涌入可可西里，这里面临着千百年来最严重的危机。采金的人来了，可可西里的地表植被受到严重损害；最让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盗猎者把枪口对准了藏羚羊。

藏羚羊，被人称之为高原精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种叫作“沙图什”的奢华披肩在欧美市场走俏。“一条长2米、宽1米的‘沙图什’披肩，重量100克左右，可以从一枚戒指中穿过，最高可卖到5万美元。”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布周说。“不过，制作一条披肩，要付出3到5只成年藏羚羊的生命。”

暴利面前，针对藏羚羊的猎杀在高原上肆无忌惮地进行着，藏羚羊的数量从此前的20多万只锐减到不足2万只。

“最猖獗的时期，盗猎分子开着卡车进入可可西里，一次作案捕杀1000多只藏羚羊，被剥皮后的尸体遍布草原。”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森林公安局副局长罗延海说。

1992年，可可西里所在的治多县组建巡山队，开始严厉打击盗猎分子。仅仅过了一年多，时任治多县委副书记的杰桑·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太阳湖畔抓捕盗猎分子时中弹牺牲，

年仅40岁。1996年，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挂牌成立。第二年，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扛起了历史的重任。

此后，国家不断加大对可可西里保护力度，青藏公路沿线的不冻泉站、索南达杰站、五道梁站、沱沱河站以及位于可可西里腹地藏羚羊“大产房”的卓乃湖站5个保护站逐步建立完善，并明确了反盗猎盗采的巡山制度。

可可西里的生态在一天天好转。“十年前，我刚来可可西里工作的时候，游客都是问我‘藏羚羊在哪里、藏羚羊长什么样’，我们只能把照片给他们看。现在不同了，游客会说‘我见到十只了’‘这是公羊还是母羊’。”索南达杰保护站副站长龙周才加说，“这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成就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棋局中，国家保护可可西里的力度空前加大。

这是可可西里保护史上值得铭记的时刻——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指出，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他明确提出，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必须承担起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责任。

此前，2015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可可西里作为三江源的一部分被纳入更好的保护。这种新的保护形式，将把三江源国家公园建成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区，三江源共建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行区，青藏高原大自然保护展示和生态文化传承区。

同时，为构建协同保护大格局，可可西里还打破地域限制，与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山等自然保护区建立跨区域联合执法机制，协同打击生态违法活动。

2006年至今的十几年里，可可西里再没有响起枪声，境内藏羚羊逐步恢复至6万余只。

可可西里现有哺乳动物31种，鸟类60种，鱼类6种，爬行类1种，其中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共24种。监测数据显示，可可西里荒漠面积不断减少。

可可西里以自身的实践证明，对自然以敬意就会获得公平的回报。



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协警解安程在站内的救护中心陪小藏羚羊玩耍。

新华社 图

精神厚土

索南达杰牺牲后的第二年，秋培扎西的父亲、时任玉树藏族自治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扎巴多杰申请去可可西里，接管巡山队的工作。

大学毕业后，秋培扎西进入治多县森林公安局工作。尽管这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但他心里那个念头却越来越强烈——追随父亲，去远离县城的可可西里工作。

几次向领导申请后，2009年的一个借调机会，秋培扎西终于来到父辈奉献了热血和生命的可可西里。如今，他是卓乃湖保护站站长，哥哥普措才仁是沱沱河保护站站长。

从二十多年前的巡山队到现在保护区管理局，两代可可西里人选择坚守在这4.5万平方公里的净土。

保护任务异常艰巨。即便是现在，管理局处于历史上最兵强马壮的阶段，全局也只有80多名工作人员。

这些人，有退伍军人，有刚中学毕业的学生，还有一些人像秋培扎西一样，从别的单位来的。怀着对这片土地的爱，他们来了可可西里，就留在了这里。

平时，工作人员分批倒班到保护站上工作，一去就是十天或者半个月。不上保护站时，他们也很难有机会能在格尔木的管理局机关长驻。每个月一次的巡山任务、不定时接到的专项巡山任务，都要从全局抽调人员。六七个人组成一个巡山队，一起开车进山巡护。

说起十几年里巡山的日子，尼玛扎西这个寡言的藏族汉子几次哽咽。

为减少负重，队员们进山会尽量少拿些饮用水。冬天还好说，凿冰化雪都能取水。到了雨水丰沛的夏季，他们喝的水一半都是泥沙，还有的水里都是红色的虫子。

“感觉水里像放了洗衣粉一样，全是泡沫。”尼玛扎西说。

2009年冬天的一次巡山，车辆陷进了冰冷的湖水中，导致油箱进水。将车从湖水中抬出时，大家都已冻得麻木了。“普通的扳子用手握都握不住，需要另一只手帮忙将五个手指头按下去。”老一代可可西里人，好多都落下一身病——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肺水肿……

希望乐土

曲麻莱县多秀村，地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域。

藏羚羊、藏野驴时不时光顾，草原狼、棕熊等食肉野生动物也常常出没，不少牲畜死于它们口中。

“牛羊吃草，狼吃牛羊，这是自然规律。这里是牧民和牲畜的家，也是野生动物的家，我们共享着一片草原。”牧民江巴才成说。

在可可西里周边的牧民心里，对自然生态的保护意识正在生根、发芽。

人们领悟到，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在这件事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

36岁的青次扎西原本是一位牧民。迎着朝阳将牛羊赶到沾满新鲜露珠的草场，曾是他一天最快乐的时刻。但好景不长，由于盗采分子涌入、牧民过度放牧等因素影响，可可西里的草场被严重破坏，湖水也遭到污染，越来越多牛羊无草可吃、无水可饮。

放下牧鞭、保护草原，是青次扎

西从那时起就萌生的念头。如今，像青次扎西这样的生态管护员在可可西里、在三江源地区越来越多。他们停止放牧或减少牲畜数量，领起了政府发放的工资，家里收入有一定保障的同时，草原生态也得到保护。

“第一次来可可西里时，看到沿着路边徒步捡拾垃圾的牧民，内心很震撼。”游客牛浩说，这里是足以让每个外来人都心生触动的生态教育课堂。

布周说，越来越多的游客也选择紧紧攥住手中的垃圾袋，不愿辜负眼前的美景。

穿越可可西里的青藏公路沿线分布着8座绿色驿站，大部分骑行、自驾的游客自觉来此丢弃垃圾，不少人还主动在驿站当起了志愿者。

来自北京的生态志愿者冯启芳说：“很多人发自内心的热爱可可西里，愿意为这里做一点自己微小的贡献。”

聚流成川。各方力量汇集在可可西里，共建、共享、共同守护这片美丽荒野。他们身体力行，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付诸实践。 据新华社电

